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一

聖學門

聖製 附 聖翰

名流聚學

立意發端 聖作與天同文○有帝王之文有經生學士之文帝王之文文之經天緯地者也經生學士之文文之通經博史者也故論聖作之文當以帝王之文論不當以經生學士之文論當以文之經天緯地者論不當以文之通經博史者論粤自伏羲氏畫八卦以極陰陽之變類事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革洪荒之俗文字蓋始於此而八卦不以文名書契不以字顯自是以來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

以王其煥有之章載賡之歌文敷四海文治天下與夫洋洋之謨倬然之章無非經緯天地軌範帝王非徒為文而已也聖人之文大略亦可見矣

歌詩初非苟作○天下之善言者至歌詩而止歌詩之善鳴者至法度而止夫歌詩作於廟堂之上者其意深矣豈絺章繪句尋為靡麗以角無用之空言哉更相敕勵昭君臣之同德寓警戒之深思於是乎在故非盛德之主不能倡之於先非法度之言不能和之於後[illegible]嘗進冊展六箴其規切非不周悉也賡武雖優詔褒答而偹賡之篇卒無聞焉況能率先示勸於臣下乎愚故曰非盛德之主不能倡之於先者此也唐太宗嘗為宮體詩使虞世南賡和世南以謂聖作誠

工然體非雅正臣巧此詩一傳天下風靡罔不奉詔故曰非法度之言不可和之於後者此也

稽古偉議 虞周製作之文○夫所謂製作者凡以取其能相警戒也凡以取其能主文而譎諫也故虞舜之歌則曰股肱喜元首起百工熙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蓋當颺言之際治既已定功既已成六府既已修三事既已允治則君臣上下相與勅戒以保固天命之時故序元首股肱之道以是作歌而欲不失其事之時幾也文武之雅則曰如月之常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栢之茂蓋當天保之際基本已固福祿已茂事業已興政事已成則陰陽萬物所以盈虧升降成壞盛衰之時故序君子之以道御時而欲不失其單厚多益之

道也夫君臣之賡歌者固如此豈曰騁文辭審清濁爲畫餅之可忱哉

書銘心學所形○日日新又日新成湯盤銘之語也而湯之進德者不獨在銘盤之時敬勝怠義勝慾武王銘几之辭也而武王之飭躬者不獨在銘几之際蓋自古人君寓戒於心畫者非難而致謹於心學爲難盤銘在前滌滌必見湯固不敢玩視矣然湯之自警豈外是而少怠乎几銘在目坐作必觀武王固不敢忽視矣然武王之自戒豈外是而少弛乎故制心以禮樂湯有冒中之盤銘五事敬用武王有冒中之几銘比論古今帝王之學者所當深致辨也

法祖嘉猷 祖宗文本於學○愚嘗拜觀眞宗之聖製矣進士

有詩崇儒有論所以振文教之隆龍圖有贊太清有記所以示圖籍之尊歌寫念農吟咏貴食所以重邦本之貴然眞宗之文非專於文也觀其與王元之極論王老之文且謂彫織之言豈足彰慮則知我眞宗之所製無非學之所充歟又嘗拜觀孝宗聖製矣喜晴托詠秋雨述懷所以述規恢之志詩播冷泉吟薦郊禮所以述孝敬之念用人著論秘閣著詩所以表敬臣之心然孝宗之文非泥於文也觀其序高宗之聖政曰進而得之諄諄之訓退而求之渾渾之書則知孝宗之所製無非學之所積歟

時文警段 心法書法之妙○廼者游神清閒之燕與思蠖濩之居親洒仙毫游發天藻會萃數聖人之言而摹寫於一聖

人之手猗歟盛哉然言心聲也書心畫也心法之妙固以書法而傳而書法之傳則以治法而著夫尊其所聞又當行其所知皇亥昭回非特雕琢曼辭也奎畫璀璨非特粉飾美觀也隆帝王之名則當行帝王之事崇聖賢之訓則當推聖賢之心以之修身則克勤克儉之訓罔淫于游之戒可尊也以之齊家則親睦九族之法關雎正始之道可行也以之治國平天下則尊賢柔遠復禮歸仁推心行仁之語皆可法也則道之精神又當運於治法矣

作歌不忘乎民○歌詩之作所以攄中心之所欲而形之言辭也衆人之言喜則肆憂則若發為歌詩無非快乎已之私聖人以天下為度故逸能思初安能惟始發為歌詩無非憂

天下之仁切覩帝舜之用心非惟與臣下賡歌之際為然雖鼓琴自娛之時亦不忘生養天下之道其詩有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方其鳴絃歌是詩也倘民愠之未解必思所以解之民財之未阜必思所以阜之生息長養期納天下於富庶之域庶幾鼓琴自娛於吾心可無愧焉

綺語駢珠

簡易之訓範圍兩儀　典謨數語渾灝無涯

昭回之光下飾萬物　盤誥諸篇聱牙尖兒

昭雲漢麗日星無非經國家之業　鸞翔鳳翥

寫心畫形筆端莫匪關風化之原　魚躍鳶飛

當今獻錄制作當期於用○恭惟皇上以宗社之靈祖宗之
福篤生令德玉裕川冲大寶親承將盈二紀當宸居恭默之
日加聖學就將之功嗜欲寡而識度弘閱歷多而涵養熟悟
先聖之格言褒先哲之遺訓旨酒是惡座右有箴古訓緝熙
講殿有記沉潛理奥統一聖眞親承精一之傳仰接帝王之
軌道之元氣固已會於心法矣
定見當加踐行○仰惟皇上玩聖學以沉潛於翰墨以游戲
一去一取見確識明自非聖性之高遠加以聖學之淵深洞
識古今熟察義理何以能若是哉是今日固能以定見而融
道學也然而定見雖難定力尤難知是道之原流則當反而
求之於心吾心無定力則轉移矣豈不愧於今日之聖製乎

知是道之宗派則當反而求之於心吾心無定力則差舛矣又豈不愧於今日之聖製乎以定見決於先以定力主於後始也望聖賢而若遠終則與聖人而同歸矣

照意收結 惟賡載為至言○雖然君臣誦詠乃賡載歌固古人所尚而言不足以示戒意不在於持盈上無以風化乎下下無以風刺乎上亦不足貴也昔之畫此道者其惟虞舜臯陶之相遇乎此元首明而股肱良元首叢脞而股肱惰萬世之下所以稱美而無窮也皇上摛藻灑宸翰俯降奎文昭示雲漢以粉飾乎皇墳可謂蕩蕩無名而煥乎其有文章天縱之將聖又多能者也故其敬天有圖則欽若寓焉旨酒有箴則檢制嚴焉自餘兢兢業業形於篇詠者寸晷之下未易

殫述而侍臣賡和咸星拱以附斗極之光者亦如有虞之盛焉蓋聞君臣同德乃能昭美意於篇章憂勤至深乃能寓警戒於歌詠故或者謂成王無唱雖愈於太宗而終不若帝庸作歌爲能盡君道也漢臣無和雖愈於公權而終不若拜手而言爲能盡臣道也今日上唱下和相得益彰而虞廷賡載之美于茲復見執事盍泚筆以紀其盛事云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彖曰山下有火賁易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革 風行上上渙易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詩棫樸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同上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詩雲漢 貞元中上方向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

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劉禹錫字柳文)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楊子)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上下)經天緯地曰文左奎主文章(唐天文志)

歷代事實 堯煥乎其有文章(語)堯文經天地(書禹謨注)舜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益稷)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史記)虞舜之書渾渾爾周書噩噩爾(揚問神)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學)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前漢藝文志)武王因尚父教以仁守天下王惕然恐懼退而為戒書于席之四端為銘焉至於几楹盥盤杖帶爲觴豆戶牖弓劍皆銘焉(大戴禮)漢高祖過沛宮酒酣

擊筑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又作鴻鵠歌本紀武帝作白麟赤鴈芝房瓠子寶鼎天馬之歌漢書光武以手迹賜方國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後漢書唐太宗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回紀正觀中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　正觀二年帝著金鑑述以示侍臣其略曰任賢享天下之福唐書又以飛白書賜馬周曰鸞鳳冲霄假羽翼股肱之寄在忠力唐本傳

皇朝典章太祖建隆三年上自賛孔顔命宰臣兩制以下分撰餘賛編太宗興國二年覆試進士自為詩二章賜之八年上嘗作戒諭辭二付閤門一以戒京朝官受任於外者一以戒幕職州縣官　端拱元年作東郊籍田詩賜近臣　真

宗祥符二年上嘗作文武七條曰朕念漢制刺史以六條察吏武臣有諸葛亮七戒朕今參求要道以儆勵群臣又思先朝以儒行篇賜近臣今可以并賜一軸　三年上曰朕居安慮危罔敢暇逸嘗著文自警置之座右乃出廩食吟田夫吟念農歌自戒箴　五年上作祥瑞論勤政論俗吏辨　仁宗作觀文鑒古圖危竿諭　神宗作通鑑序景福殿庫詩　高宗作中和堂詩損齋記　紹興十四年上幸學謁先聖先師自御製文宣王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譽惟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聿崇　孝宗作用人論春賦喜晴詩淳熙八年作原道辨其末云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

其惟聖人爲能同之

【先正論選】陳次升奏曰略墳典之大道好彫虫之小技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者此腐儒之所爲而蘊德行志功名者鄙之況帝王日有萬幾而盡心於草卉之間者極意於煙霞之表將焉用之

【文集精選】呂東萊云聖人之文與天地並綜以元氣之機軸斲以陰陽之斧斤濯以江漢之濤瀾抉以雲漢之黼黻日月雷霆嵩衡岱華郊墟毓秀來往筆端舜之賡歌載在虞書纔數語耳太音希聲一唱三歎主上以文化天下其經天緯地固與造物者俱運於混茫之中文集陳止齋云故崆峒之碑漫滅脫漏十不存一後世猶想陶唐氏之遺風則競傳而寶之

岐陽石鼓之文寂寥簡短至不可考後世或以為周宣王之作則形之歌詠極其揄揚豈不以聖人心聲之美或寓於此

同上

聖製二　以文自道出立說

策頭 道有元氣聖人之所以涵養者在心法道有脉絡聖人之所以紬繹者在書法道有精神聖人之所運用者在治法夫道原于天圭角不露天生聖人出為宗主心意領會於朝夕講究之間源流灌輸於數千百載之上此非涵養元氣在心法乎然道有正統學有正傳非聖人至言不足以紀述非天下至文不足以發揮光聖賢於既往述統緒於將來此非紬繹脉絡在書法乎治夫統傳既正學力既充會於心者必

體於身形於言者必闡於用化同天運政與日新又豈非運用精神在治法乎

策【段】論今日聖製之盛者當曰以定見融道學以定力守道學蓋有定見則可以會聖賢傳道之原委此道學之所以自本目根者也有定力則可以體聖賢立道之功用此道學之所流行不已者也定見凝於宸章發露之初而去取皆實論定力固於奎文宣布之後而踐履皆實理是豈不足以揄揚今日之聖製乎　夫聖人之道發而為文也則布造化於紙上散陽和於筆端皝墳襲經戛韶切濩滿心而溢不足以費其精神肆筆而成不足以役其念慮此如天地之散為風雲為雨露為日月河漢而不可掩也故是文也當以天地論而

不當以經生學士論當以聖道論而不當以一技一藝論當以彌綸造化轇轕宇宙論而不當以辭藻為工製作為巧論

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書序本朝高宗紹興十四年上幸學謁先聖先師因御製文宣王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喻惟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威儀海宇聿崇　孝宗淳熙八年作原道辨其末云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其惟聖人為能同之

聖翰　以發揮實意立說

策頭 煇映星辰昭回雲漢在人君固能發揮治化之原奉承睿旨紬繹德音在臣子貴能講明治化之實夫帝王書法與天地並與元氣侔非徒曰銀鉤鐵畫鸞翔鳳翥而已非徒曰橫風疾雨舒雲捲霧而已一義寓於一言之間一理形於一辭之表胚胎乎萬化關係於國家是之謂發揮治化之原經筵講讀密邇王前必勉君於道格君之非條畫事體上當帝心毋為文具而已指陳治端裨補袞職毋應故事而已審思之明辨之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是之謂講明治化之實

策段 伏羲一畫運太極之樞仲尼一字挈皇綱之紐若此者可以體求乎推而求之炎黃少昊其見於穗書雲書鸞鳳之書氏淳事簡之意象也唐虞夏禹其形於典謨事迹者衣裳

玉帛之影響也周宣王蒐狩嵯峨鐫功德至于石鼓者彷彿乎旆旌之悠悠車馬之轔轔也是雖法帖之闕所載籀書之疑所祖則不必拘矣漢唐以來書不類古寄其意於翰墨亦可觀矣漢之一札十行可以見聖主唐之飛白賜書可以厲忠臣淡者以其眩露天巧矜耀耳目固矣然而收復人心之意扶持國家之心亦未嘗不於鉤勒縈縮之迹見之矣　噫雲章奎畫煥爛陸離遠跨皇王近轢秦漢固莫盛於我朝尤莫於今日是不可不深體其初意也書奉法除姦意在防吏書四民安樂意在憂民玉堂飛翰則崇儒之意隆祕閣賜書則尊經之意重端敏以旌純臣寅亮以昚元輔與夫六經之書明良慶會之賜莫非神心膚志之所運豈若經生學士濡滯

毫末區區焉膠其體求其工哉
欽惟祖宗潛心學問游神翰墨以書法而寓心畫則粲然雲
漢之昭回也以書畫而範心君則截然梓匠之準繩也其在
漢君也有因書札之頒而發其人一見稱聖之歎者而我祖
宗以書法自娛者實似之其在唐君也有因書法之問而來
其臣心正筆正之諫者而我祖宗以書畫自警者深得之故
高宗損齋有記孝宗敬天有圖非圖與記則寡慾畏天之誠
固無所寓徒寓之圖與記而不思寡慾畏天之實與圖記之
纂寫者何若正恐圖記自圖記而躬行自躬行也
恭惟皇上天資淵粹聖學就將聽政閒暇游心翰藻邇者嘉
惠儒宗風勵後學大書宸翰寵賁考亭其崇儒重道可謂至

矣講臣榮拜昇及後昆孔室俢觀光增先哲繼今以往後學可不知所趨向乎吾謂保烏號之弓不如保此書存曲阜之覆不如存此書猗歟盛哉眞儒者之至榮也

事料 光武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後循吏序）唐太宗賜李靖手札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本紀）又以飛白書賜馬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本傳）穆宗問柳公權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上知其以筆諫也（本傳）本朝太宗銳意書翰兼通篆籀八分飛白行草之學嘗曰孝經百行之本朕當親書勒之碑陰（寶訓）雍熙二年出御草書扇賜近臣謂宋琪曰朕聽政之暇未嘗晝寢讀書寫字正得其趣正書之外草書飛白尤妥臨學雖非

帝王事業但畋游聲樂性所不好宮中惟書籍筆札而已琪
曰陛下躬親庶務方更讀書染翰無有棄心信聖心務學之
至也同淳化五年出御草書飛白賜近臣上謂之曰夫欲學
書當先澄神靜慮與在筆端方臻其妙朕聽政之暇以此自
娛耳寶訓真宗祥符二年遣使以太宗御製御書六十二卷賜
輔臣人一本皆未嘗須示於外者上同仁帝天禧中上在東宮
賜張文懿公士遜十二字曰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又曰日新
其德蘇軾爲之賛蘇文慶曆四年於邇英閣出御書十三軸凡
三十五事顧丁度曰朕覽書之暇取臣僚上言及進對事目
可施於治者書以分賜卿等書文儒二字賜張方平皇祐中
飛白書博學二字賜張錫長編哲宗時御書唐人詩賜范祖禹

等各一首藝祖家傳番　高宗建炎二年宰臣謝賜御書資治通鑑
第四册上因曰朕退朝省覽四方章奏多游意於翰墨不以
為倦聖致七月時上親寫旅獒及大有大畜二卦與孟子之言
於座右素屏宣示宰執甲辰黄潛善等謝曰陛下於書取謹
德昭德之義於易取尚賢畜賢之道蓋正心誠意以齊家治
國者在德立政造事以致君澤民者在賢與孟軻之格言皆
今日之急務因知心術之妙不以字書為工也　紹興九年
秦檜乞以上所賜御書真草孝經刻之金石以傳示後世且
以見陛下留意翰墨意在以孝治天下聖致
吕東萊云蓋自太宗銳意筆札列聖相承俱造神妙眞宗發
揚懿翰出示廷臣或閱於内閣而命宗諤為序或問於太清

而與王旦賦詩仁宗端拱無爲筆勢皆有法度寶文延和之
所觀崇政邇英之宣示飛白琳宫之榜篆額勳戚之碑至寶
元之賜宰臣奏稱神筆竒與非凡可及良有以也
其獻策收結等叚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一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二

君道門

君心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主靜足以制動○人主之心主於靜則靜足以制天下之動人主之心感於動則動反足以累吾心之靜靜者吾之一太極也使吾心之誠主於靜則事而不事於事物而不物於物渾渾焉淪淪焉一太極之融會矣天下之動必不能爲靜之累動者吾心之一湍水也使吾心而誠感於動則事而始事於事物而始物於物之東焉之西焉一湍水之奔決矣吾心之靜始不免爲動所制靜何以制天下之動哉曰

我以其一彼以其二我以其天彼以其人處宮闈必如處郊廟彼緊音冶色之至吾前者自不能為心之稂莠遠戚暱如遠小人彼濫求私請之至吾前者自不能為心之壓滓防閹宦如防寇盜彼旁蹊曲徑之至吾前者自不能為心之桎梏其愛近屬也愛之必如圭璋其止嬖暱也止之必如限界不為事撓不為物遷如是則一靜自足以制自動矣愚故曰人主之心主於靜則靜足以制天下之動動何以累吾心之靜哉曰我以其二彼亦參以二我以其人彼亦參以人居宮闈甚於居媟近彼柔言巽語之在吾前者始得以為心之聾瞽近戚暱甚於近正人彼附耳巧辭之在吾前者始得以為之心蟊賊待閹宦甚於待兄弟彼奸唇佞舌之在吾前者始得

爲心之陷穽其視近屬也則必疾視如寇讎其視賛營繕也則必妄費如瓦礫隨事而往隨物而流如是則百動始得以攻一靜矣愚故曰人主之心惑於動則動反足以累吾心之靜養心制心之學○有養心之學有制心之法仁義溫純道德浸潤優游涵泳出乎自然所以涵養其心者也檃括誠陳纆墨誠設拘持窘束有以使然所以操制其心者也然而涵養之學不明而徒區區於強揠以爲功則不足與論心學矣心爲一身之主衆理之會方其虛一清淳寂然不動端倪未萌至理森然肫肫其仁粹乎其不雜也洞洞其敬澹乎其無僞也明鑑不足以喻其澄止水不足以喻其清其將用則如燈發於爐而燭四隅也其旣用則如游翳已收而太虛無瑕也

耳目之視聽此爲之聰明手足之操履此爲之運動眞境虛明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靜而得其宗動而適其正存其本然之體而養於未發之初此善於涵養其心者也世移風陋朴散眞漓靈源易汨夷途易迷境變斯遷竇開莫窒投隙抵巇爲厥心疾故不操則不存不守則不固血氣害心之賊嚴而防焉嗜慾蠧心之蟲揮而去焉馬之易馳而難制則拑繼不敢一日弛虛心茅之難搠而易萌則芟夷不敢一日廢道未足以勝情而道與情交戰心未足以御氣而心與氣交攻膠膠焉擾擾焉日見其用力之勞而拘拘翦翦之態已形於造次顚沛之際此求以操制其心者也

君心爲治之本○人主先天下而善用其勢則運量於一心

而有餘後天下而為勢所用則醻酢於萬事而不足夫四封之內黜陟臧否而作於上者未必應乎下四封之外懷撫膺懲而脩於此者未必備乎彼緩急移於旦暮休戚變於斯須者天下之勢也勢豈有涯哉然而治雖散於萬端而無一不本於道道雖該乎萬有而皆在於人主之心古之聖人惟其有得於大本大原也故以一身為天下之勢而不為勢所用是以事不待其窮物必先其變於是有前知之智焉於是有闔闢之神焉於是有感人悟物之妙焉於是有祈天永命之理焉無意於公而人人皆公不名為責而事事皆實無他以內治為外治之本又以君心為內治之本爾此豈隨事而經理因時而酬應者哉此豈弊弊於一政一令瑣瑣於一事

一事者哉又豈悤悤然與物爲敵惴惴然以人爲疑者哉

稽古偉議　歴代心學純駁○昔者孟軻嘗直指其綱領矣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此内治之驗也豈非在人主之心乎伯益嘗極言其本末矣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外治之驗也豈非在人主之心乎周之文武求之於心而得憂勤之正者也故其道既純而其治亦純漢唐之君求之於事而竊憂勤之似者也故其道既駁而其治亦駁嗟夫後世之治所以浸不如古者大抵求詳於耳目手足之間而忽略於精神心術之運故其憂爲徒憂其勤爲徒勤爾

後世心學不純○蓋天下之事得本原之大則雖難而實易窮節目之細則似是而實非漢唐之所以不三代者非無力

格也非不富強也非不能討安生民非不能威制夷狄也徒以禹湯文武之心術不傳禹湯文武之道統不續方其初也乘人心厭亂之極故舉動少近古而功已倍之及其後也習安未幾而弊壞四起守文之君奉法之臣終日救過不給而所謂闔闢造化修舒陰陽通變宜民使人不倦者尚何望焉蓋太祖太宗庶幾能以一身爲天下之勢者由其天資之高而非有問學之力是以先儒謂高祖人欲分數猶未識至太宗則無一念不出於人欲也貽謀之初其事已如此故後嗣子孫有憂勤而無補者有憂勤而不終者而二代六七百年之天下無非牽補之日架漏之時

法祖嘉猷 先正詳究格心○方溫公諸賢以當世之正人申

格心之正說大而尠於主德之純全詳而切於聖學之體要
極而慮及於邪說之蠱鼓仁明武之奏豈不爲君心之盤盂
乎而猶有以邪僻浮薄之說爲慮者務學正心之言豈不爲
君心之著龜乎而又有以正本澄源之說爲先者夫先賢何
不恃君德之已修而猶懼邪僻之易入不徒曰聖學之當務
而惟恐本原之未正耶盖我朝之盛雖常有諸君子正德格
非之助亦時有一二邪佞廁隙投間之爲諸賢素志以致主
格心爲念深慮吾君一把握之不定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
一視聽之少移則譸張爲幻之端萌矣
先正格心議論○且以國朝諸君子立論之旨觀之論修心
則謂當以仁明武爲要論君之本在心則謂當以仁爲體或

謂明君以務學爲急而聖學以正心爲要也或謂爲治以正本澄源爲先而人君無過則國勢尊安醜虜自服也以至爲謹獨之說則謂萌于心之謂獨爲格物之說則謂收其心而不放蓋温公之所謂仁明武者此心之全德也范公之所謂仁者此心之本體也爲論不同同在於正君心何必疑其或兼明與武或專主於仁乎胡公務學之言乃治心之綱領張公澄源之語乃立治之權輿爲論不同亦同在於正君心何必疑其或主於務學或繼以澄源乎乃若謹獨之說格物之說此又皆先儒講明心學之工夫者也獨固不可以心言然心之未萌人所未見非獨而何格物固不止於收心然聖賢窮理先治其心不主於收心而何

時文警段此心當防外誘○人君一心乃貫通天人之樞紐也主之者一而攻之者衆發於方寸而周乎三極造端於宮庭而著見於天下是故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亂之方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無所畏則戒心忘踈賢士則正論咈任喜怒則舉措偏可欲衆則恭儉衰是心一萌則天心之咈以是人心之怨以是最不可以不謹也導陽明而去陰濁于以承天心之所爲進君子而退小人于以順人心之所好不以暗室屋漏而常如上帝之臨汝不以遐陬僻壤而常如千里之對面側身修行而非徒爲應天之文布德施惠要必廣及民之實嚴恭儼恪而此心之敬常存

哀矜惻怛而此心之仁常在一念可以裂金石而感鬼神至誠可以孚豚魚而及草木而況於天乎而況於人乎

三才皆係於心○嘗觀陰陽之氣流行於天地間在天則爲禎祥爲祲眚在地則爲中國爲外夷在人主之心則爲德性爲物慾三者同一陰陽也然灾祥之所以倚伏者非數夷夏之所以盛衰者非運機栝脉絡皆兆於人主之心先民有言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慾行顧惟人主之心德性昭明與陽俱盛則至誠暢乎九垓明見照乎萬里鼓鐘闕外無隱不彰鶴鳴子和靡作不應自然析木天街星宿清潤祥風甘雨時若咸格而祲眚之陰不能爲禎祥之累自然柬鞮北女箠函賨琛桂海氷天梯航慕義而夷狄之陰不能爲中國

之妖苟惟人主之心物慾昏熾與陰俱運則幽明隔方寸禍變伏於眇綿妖氛戾證以類感從戾氣外邪乘間交作故必有彗孛飛流垂妖吐異旱乾水溢示警呈譴而禎祥之陽終為祲眚之所蔽必有封豕長蛇迭相呑噬中原舊土敢肆憑陵而中國之陽終為夷狄之所侵

心者一身主宰○君者天下之主宰也心者又人主一身之主宰也心之為物恍兮若虛經緯萬方寂然不動該括萬里細入乎一塵大包乎六合斂之不形一握散之瀰滿四海知所以治之則脩身齊家此其樞機治國平天下此其權輿不知所以治之則逃事而累於事應物而役於物室廬我室扶其左而莫支其右蟊賊內訌禦其西而莫抗其東此無形之

冦尤甚於有形之冦而聖賢之言治毎於此焉拳拳者盖非末節細故比也

綺語騈珠

養之以戒謹恐懼終身未足以言功

動之以奸回昏亂一朝不可勝其禍

一念之善爲和氣爲休證爲天地交萬物通之泰

一念之惡爲乖氣爲咎證爲天地不交萬物不通之否

天神天明臨照四方則衆正百祥各以類至而天地泰

人心人欲出入無時則群陰衆醜各以類至而天地否

精之則爲靈明虚靜之府　心過則邪制邪爲正

雜之則爲塵垢滓穢之嚢　心過則妄制妄爲誠

當今獻策心以主一而定○誠使今日而定此心也則進藥石於方壯徹桑土於未雨毋以戎亭虛候之喜而變前日羽檄交馳之心也毋以虜不敢南之幸而變前日北顧憂懷之心也毋以積倉峙粮之富而變前日賑恤流離之心也夫如是君心一定而夷狄不得以干中國矣誠使今日而定此心也則忠鯁直諒者進阿附容默者斥陳小雅盡廢之戒者諒其忠毋以迎合取容之說而惑此心也進君臣克艱之規者奬其直毋以揣摩希進之說而搖此心也辨其言若言之異者采其謀毋以旁蹊曲徑之說而蠱此心也夫如是則君心一定而小人不得以間君子矣

君心當一於敬○區區愛君憂國之念猶謂龍墀尊嚴螭坳

邃
體貌承弼言動史書聖心固一於敬矣不知退朝燕暇深宮嬖媵當此之時揆之聖心而果敬乎翠幄天開鴻儒星拱敷陳 治鑑剴切帝心聖心固一於敬矣不知便嬖周旋子女後先當此之時揆之聖心而果敬乎天變頻仍民生寡遂邊庭不清國計未裕聖心固一於敬矣不知乾清坤寧屯亨蠱飭當此之時揆之聖心而果敬乎

君心敬怠之判○夫此心之天至靈而不昧至大而無對常得其正則私愛不溺憸壬不間聲色不亂讒諂不入靈臺瑩徹而天地泰一失其正則彝倫之天汩於私昵聰明之天淪於嬖倖好德之天戕於聲色敬賢之天蠱於宦寺人欲橫流而邦國否故人臣欲格君心之非莫先於回君心之天天者

既回則開陳誘掖一二言而有餘天者未回則力爭極諫千萬言而不足

題意收結養心貴主乎一○雖然一則誠不一則妄一則眞不一則僞一則通不一則窒君心之貴於一也久矣昔嘗讀易信斯言矣咸者感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天人之間惟感與應其機則在君心故作易聖人於咸而有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之戒蓋寂然不動有感而遂通者存至誠不二有可以前知者在一之爲用大矣哉是必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內廷與外廷爲一出言有章威儀有度而躬行與言語爲一爲善於鷄鳴待旦於昧爽淸明之氣晝夜爲一篤實而與日俱新行健而與時偕極精粹之德終

始如一將見一則感感則應綏來動和而君與人爲一之德之純而君與天爲一大哉心乎斯其至矣厥今翠幄敷經鴻儒講易聖心精一帝學高明蓋已默會於斯言矣草茅何所容喙

存誠資於輔養○然則若之何而可亦曰有格心之藥石耳微而下僚者不敢言顯而爲論思獻納者獨無汲長孺以多慾之規乎遠而服采者不可言近而爲輔學勸講者獨無魏鄭公十漸之諫乎下而一官一職者不盡言上之爲聚精會神者獨無陸敬輿聯篇累牘之疏乎司馬公范蜀公與張呂諸賢亦皆人耳今猶無之乎彼數公之立于朝獨未有有形之可慮也而猶空臆於格心之事今可以已安已治而爲愚

為誤乎文公又嘗曰心無限量與天地同其大但為物欲間隔則小矣又曰天理人欲迭為消長此進一步則彼必退步此格心者所當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也 語類 愚敢終始借文公之言以效愚贅且以見其不敢泛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大學

聖人之治盡其心 老子三章 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楊子為

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 董策

歷代事實 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 莊子天道 文中子鼓南風釣者曰道能利生民功

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文中子 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禹謨 湯以禮制心仲虺誥 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詩大明 惟克厥宅心書立政 武王無貳爾心詩大明 成王於緝熙單厥心詩頌 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前匡衡疏 文帝思至德以承天心溫路舒傳 宣帝游心帝王之術郊祀志 唐太宗謂蕭瑀曰朕得良弓以示弓工乃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本紀 穆宗問用筆法柳公權曰心正則筆正本傳

皇朝典章 太祖皇帝脩大內既成坐寢殿中令洞闢諸門豁無壅蔽顧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實錄 真宗作正說正心篇曰心者身之本聖人正其心以治身治身以治天下身治則天下治矣 神宗朝司馬溫公上疏論脩

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且曰臣昔爲諫官即以此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平生力學盡在是矣　呂正獻公上十事其三曰修身修身之道天地神明皆可感動　高宗嘗曰公心處事便是修德朕於天下事不敢以毫髮私其心　孝宗淳熙七年讀眞宗皇帝正說至正心篇論黃帝無爲而天下治上曰所謂無爲者豈宴安無所事事之謂乎聖政

先正論述　仁宗寶元元年蘇舜欽應詔論地震春雷之異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已修已者先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矣　范祖禹論學於哲宗曰天下治亂係於人君之心心正則朝廷萬事無不得其正故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所以正君心也如欲心正未

有不自稽古好學而能致也　光宗朝朱熹進言曰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於在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一心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竭而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德於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為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甚衆尚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

文集菁華 屏山云堯舜之心見於從事者兢兢致道而已孳孳為善而已惕然如有所警勉焉常若不及終日乾乾無少斷續安樂和易此心發之鄙詐邪慢此心拒之故一日兢兢

孳孳一日堯舜也一歲兢兢孳孳一歲堯舜也日復日歲復歲焉洞達疏通與道不隔則子爲堯舜乎堯舜爲子乎湯湯巍巍復在吾目中矣論堯舜鄭景望云人主惟有一心主靜則悠遠博淳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此人主所當用力也

君心二　以心蠹難除立說

策頭君之心易正心之蠹難除愚嘗歷觀天下治忽之證熟察君心敬肆之原竊謂無他惟視夫心之蠹者去與未去而已矣何謂蠹宮庭燕間之地左右親密之際人主之所易玩狎視之以爲無足畏者此正蠹之所由生也

策段人主以一身處九重之上至尊至貴至佚至愉凡三語

默一笑嚬一動息皆左右前後之所陰拱而默伺之者貂璫近習日夕娛侍奸言巧計最易惑人此一蠱也貫魚宮人憑怙恩寵霓裳羽衣動盪心目此二蠱也奇衺夤緣出入宮禁售奸獻巧蠱惑聰明此三蠱也疊是三蠱雖以英明之主猶有爲其所惑終至於蠱其心者高祖能制項籍而不能去一戚姬之蠱宣帝能殛單于而不能去一石顯之蠱元宗能致開元太平而不能去一貴妃力士之蠱甚矣哉君心之易有所蠱也然則人主之欲正其心惟去其心之蠱而已

人主惟有一心而攻者衆一攻之不入十攻之矣十攻之不入百攻之矣耳有聽目有視而奸聲亂色足以蠱也口欲味體欲逸而旨酒燕游足以蠱也左右近習便嬖使令而柔顔

順色投隙乘間足以蠱也意向少偏則蠱者沓至玩好稍異則蠱者疊出邊塵雖暫息而堂奧之矛盾已多羽檄雖僅定而衽席之斧鉞已衆此又無形之最可畏者也

事鑑 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弗庸（書大禹謨）傅說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爵罔及惡德惟其能慮善以動（說命）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正王心（左昭十二年）唐太宗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通鑑）本朝太宗嘗謂侍臣曰國家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內憂必有外患外憂不過邊事此可預爲之防惟姦

邪無狀深可懼焉帝王當合用心如此　淳化二年太宗謂祕書監李志曰嗜好不可不謹不必遠驗前古秖如近世符彥卿累任節鎮以射獵佗遨爲樂由是近習窺測其意競以鷹犬爲獻故知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私慾形見於外則姦究無自入焉　徽宗朝李朴云彼小人之欲禍天下必先敗壞其君之心術而後可以得志是則吾欲尚恭儉彼則攻之以驕奢吾欲本仁恕彼則攻之以煩苛吾欲務厚下彼則攻之以聚斂吾欲用正直彼則攻之以柔佞彼其所以攻我者紛起並至人主又烏能一心而保其所難全勝其所易溺哉　陳傅良云人君臨莅之始公卿百執事欲開其貪也則以利試欲開其淫也則以慾試欲開其怠也則以遊試欲開

其忽也則以殺試欲開其驕也則以謟試欲開其侈也則以土木試欲開其競也則以兵革試欲開其誕也則以鬼神試欲開其誇也則以祥瑞試數者雜集以幸其一中一説之中則人主墮吾術中矣武帝之窮兵中於建元三年嚴助之一試而其事仙中於永光二年李少君之一試二試交中武帝之志荒矣其後文成以致鬼中五利以鬭棊中公孫卿以仙迹中朱崖之建玳瑁中之也牂柯越嶲之開枸醬竹杖中之也大宛安息之通天馬蒲萄中之也文集

君心三　以主一謂敬立説

策頭 人主之心主於一天下之治定於一蓋一者宅心之要出治之原也古之聖王出而坐制羣動察萬微運化樞於

溟溟之中陶民習於亹亹之際時乎內寧外安吾之所守自若也時乎內訌外訌吾之所守亦自若也此無他一而已矣故當事而存勿貳以二則此心一一知微之顯必謹其獨則此心一體仁知之德合內外之道則此心一一者非他敬而已矣孔子曰修己以敬先儒朱熹釋敬之義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內聖外王之事不能越乎是也

策服以君心言之坎寧艮止心之定也蒙養復休心之存也謙撝巽順心之敬也所其無逸以防其縱所動以天以去其妄此心之大蓋有通天地而昭神明者夫何憂勤替於山水之好逸樂肆於游畋之娛向也窒慾懲忿私情未熾今則恭敬徒形於笑貌向也養性事天外邪不汩今則眞實不著於

踐履外廷寅畏矣而宮闈之縱肆者自如出言有章矣而平居之允蹈者弗類卻甘撤侑徒見於虛文蠲租減賦不沾於實惠不欺之心毋乃私有轉徙邪

邇者制臣入見陳士大夫心術義利之分王音有曰此須於源頭上理會愚拜手稽首曰大哉王言也又聞邇者從臣出牧陳君心敬畏之義王音有曰凡事皆當以敬為主愚又拜手稽首曰一哉王心也蓋窮其流於萬派則勢在物而不在我遡其源於一心則勢在我而不在物愚請得以發明聖天子源頭之義焉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愚請得以發明聖天子主敬之說焉蓋源者即文武之心而敬者即此心之憂勤由是而之何治不濟

事料 帝舜曰來禹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書謨 武王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詩大明 本朝孝宗朝朱熹進言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得而窺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揜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 又曰本一得之天性而純乎義理者道心也梏於形氣而雜乎人慾者人

心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則察之貴精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則守之貴一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四端道心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不得其正人心也真靜虛明萬善具足道心也百念皆善而一念或差百事皆公而一事或私人心雜之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道心也善所當用而滯於依違惡所去當而拘於牽制人心間之也親正人聞正論所以養此心之正遠佞人息讒說所以去此心之害不睹不聞無異於十手十目之地則本心無往而不存宮庭燕私無異於辨色以朝百辟之時則邪慮無間而可入密察以存之純一以養之動靜語默無非天理之流行而揆事應物自無太過不及之差矣

屏山先生云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隨動而一非捨此合彼也且性外無物安得有二一者道也能一者心也心與道應堯舜所以聖也一之所通初無限量斂之方寸寂然而已感而遂通未嘗變異意形而自絕思正而忽無緩而不逸急而不危應而不隨受而不蓄此堯舜之心所以常一也心之不一因有見焉見立情迁莫之主宰違從忻厭之所縈拂憂懼哀樂之所移換事有百千萬緒心亦有百千萬變頃刻之間不能自定求其際天地亙古今豈不難哉堯舜論

君心四　以能定能應立說

策頭 人主定此心以治中國則夷狄無所用其強一有不定則狃近效而其心玩矣人主定此心以用君子則小人無所

投其隙一有不定則惑邪說而其心放矣嗟夫心之用大矣虛靈知覺而萬善備心之體也廣充運用而萬務周心之用也推之而平邦國溥之而撫華夷澄之而別邪正斂之不盈乎方寸散之充塞乎宇宙心之大固如此也

策段 盍人主惟有一心攻之者衆利害迫之則不能定是非汩之則不能定惟其定也則不以世之否泰而為喜懼不以功之成虧而為作止不以夷狄之叛服去來而為畏玩勢之激也波驚濤怒吾惟此心患之平也水止風休吾亦此心一不能定則狼顧失色於事變方叢之秋宴安肆意於治勢暫定之日此固先正大儒所謂兢兢隱憂也吁可懼哉惟其定也則從容於巖廊者必寵臣顧輔之人是親論思於經幄者必

正人端士之是與承弼於起居宴寢者必豈第靖共之是信出御斯朝委任責成吾惟此心端居禁闥閑邪存誠吾亦此心一不能定則剛方正大逆耳而易䟽遁辭詭論恱心而難郤此固先朝諸賢所爲拳拳論諫也吁可懼哉故甞謂心有操捨心至於定則有操而無捨心有敬肆心至於定則有敬而無肆君心一定可以莅中國而撫四夷可以進君子而退小人其本不既約其效不既博乎

君心雖微所關甚大一念之動乾旋坤轉一念之烈雷厲風飛反亂爲治此心也一有不定治可常乎易危爲安此心也一有不定安可保乎以中國制夷狄以君子絕小人此心也一有不定首足保其不倒置蕭艾保其不雜植乎先儒於大

學謹獨之說而謂萌于心之謂獨於大學格物之說而謂收其心而不放亦以君心萬事之權與正心萬善之總括是不容不於方寸之間而致其力耳

事證 文王惟克厥宅心（書立政） 江漢美宣王也王心載寧（詩） 本朝高宗紹興十一年上曰治天下當以清靜鎮之若妄作生事乃亂天下非治天下也昔人有言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朕嘗躬行此語 又曰朕每事必務至公泛觀萬事如學道之人處之無心 又曰自虜寇侵犯邊報日至人言非一朕惟靜居一室中精思所以應敵之方自然利害皆見蓋人情方擾唯當鎮之以靜若胷中不定隨物所迁則何以應變 孝宗嘗曰凡事必熟思而後行朕宮中並無嗜好

只是靜坐凡政設施或一日至三五日思慮不已者　神宗熙寧二年程顥上言論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趍道之正在乎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

陳同父云夫處心不定者皆害治之本而執德不回者乃運化之樞人主其可不純用其心也哉大抵治道有本原不得其本而逐然求之於其末則紛中擾擾日見其多事矣抑不思治原於一心心既擾擾則以刑罰說者或以刑罰為務以征伐說者或以征伐為務以聚斂進者或以聚斂為務否則必並乎嗜慾主乎便佞又否則主乎廣宮室廣臺榭而天下不勝其擾矣嗚呼唐虞三代之君臣夫豈無所用心於為治

者然此乎居講論惟曰惟精惟一曰德惟一曰純亦不已曰
之德之純觀其言疑若迂闊而不切事情及窮其理則治道
復然出乎此何也專精純誠者合百爲於一致舛駁進退者
散志慮於多端故視庭摶鼠者歌必不成而搔痒挃稍者射
必不善呼人之一心可二其用也哉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屬第一套

君道門

君權（附）剛德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嚴大政公大權○起積虛之弊者必當嚴綜核之大政回積輕之勢者尤當公信必之大權大政當嚴而不嚴則上下悠悠架屋以支撐事功落落空譚而緣飾無大懲創無大更張而政事日虛於一日將淪胥於陰消潛蠹之中矣大權當公而不公則功所當賞刑刃以屯膏罪所當誅調停而姑息無真是非無真好惡而權柄日輕於一日抑何以作斯世於指顧叱咤之下哉要之天下之大政嚴則實寬則虛

天下之大權公則重私則輕欲嚴其政其權必公能公其權其政斯實自昔聖帝明王出而斡天道開闢之機握世道升降之會未有不於此而加之意者昔舜之三載考績也蓋有虞責實之政然也然非尊九德除四凶必公其黜陟幽明之權果何以副寅亮天工之望昔成王之董正治官也蓋有周責實之政然也然非用吉士詰奸慝必公其大明黜陟之權亦何以肅欽乃攸司之職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而賞不僭罰不濫惴惴以至公之心行之而一念怠遑之不敢萌所以為三代之令主也况世道日瀉人情日偷綱紀解縱之久不飭則不治法令玩弛之餘不振則不起又安得不公此權以嚴此政哉

政權各有所歸○大權歸人主非運乾剛之德者不足以秉其權大政歸中書非守坤方之節者不足以輔其政蓋惟剛則欲不能屈而厲世磨鈍奔走群動大權不至於旁落惟方則物不能誘而進賢黜否叶贊萬化大政始歸於經定故自大權之歸而言王命卿士儆我疆土任使公也碩鼠食黍莫我肯德貪墨黜也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所以惜名器也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所以公勸懲也合是四者一以至剛之德行之發強剛毅徐以收文理密察之功沉潛剛克于以收作威作福之柄則設施自我予奪自我夫是謂運乾剛而秉其權自其大政而言伯氏吹壎仲氏吹篪諧國事也秉國之鈞四方是毗崇廸撥也靖恭爾位好是正直所以絕私謁也貪人

敗類誦言如醉所以抑奔競也合是四者一以至方之節守之端方守正于以矯波流風靡之俗含洪肅懿用以圖沃心補闕之功則啓沃自我儀刑自我夫是謂守坤方而輔其政

稽古偉議

一體統正權勢○吾今天下未有不一體統而能振權勢者亦未有欲一體統而不自上始者東周而降流弊屈靡一變而爲諸侯專征再變而爲大夫擅政權勢不尊未有甚於此時者夷攷其故政出多門或移於近習或制於私人一國三公賞罰無章黜陟惟意以如是之體統如之何不爲如是之權勢更秦歷漢文帝以明斷之資杜姦枉之萌薄昭不赦外戚之咻屏息鄧通屈辱近習之權潛落帝非爲他慮也爲體統計也是以當時內外尉陀臣服中國安寧權勢

如天之不可升而萬鈞之不可易移也自是以後體統混於宦官女子者有之散於斜封墨敕者有之干於老奸巨猾者有之體統不一權勢日萎滔滔如下流之日趣泛泛如虛舟之至止不扶則折不縮則懦其爲弊蓋有不可勝言者

漢人政權之失○嗟夫權勢者君之斧斤一有不剛何以剸裁乎萬變大臣者國之柱石一有不方何以屹立乎流俗質諸漢世信斯言也厲精更始之剛方運而閹寺近習之欲隨以蝕權剛揔攬之剛一振而南陽近親之慾隨以蠹先儒有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是漢之諸君既不足以諸乾賢良峻躋於宰路而卒不能救其君之黷武儒生迭用以參政而終不能正其君之荒耽君子有曰剛於物則非方方

則羞為奸欺是漢之諸臣又安足以語坤收於此失於彼天下大物也公器也知其為大物則當有以用其大知其為公器則當有以示其公宜大而小之宜公而私之則窒於前而開於後防於東而撤於西如晉能誅三郤而不知權擅於六卿齊能制欒高而不知政歸於陳氏東漢之所退者功臣也而不知事乃制於外戚魏之所抑者宗室也而不知禍乃起於權臣唐之所憂者藩鎮也而不知亡乃在於宦寺量不足以用大德不足以示公則綱維不立體統不正多見其不足以杜倖門而塞亂本也

洪祖嘉猷 大權當有所歸○天下之如虎如貔如雷如霆何莫非朝廷兵也紹興時張浚撤兵合肥出示御筆以朝廷主

張其事則檄合肥之兵者非浚也高宗之權也今也脉絡相
通雖形詔旨支體自解邈無成功睢陽不援袖手而觀碁長
江畫守視鄰以為壑也可抽也殫內地而不恤卒可調也雖
近也而往戍其視紹興何如哉此愚所謂事權之當歸者兵
其一也天下之如山如丘如淵如藪何莫非朝廷財也紹興
時吳玠來軍中犒賞聖訓且曰非緣張浚也其他所缺可具
奏朕一應副則撥川陝之財者非浚也高宗之權也今也朝
廷科降雖許那撥郡縣需索巧立多名民膏日削剝牀以及
膚兵竈浪增夷丘以實鹽利可鬻也雖茶鹽而亦買賣可實
也至常平而亦貸其視紹興何如哉此愚所謂事權之當歸
者財其一也

用剛以秉其權○蓋剛則足以勵臣子趨事之心今也蕩節煇煌久須卯詔戎車留滯未見辰趨是違剛德以激臣子之心尤歉如也陳若拙辭師長沙旋遭降責郭贊辭知天樹固遣之行或者咸平至道之剛有當法歟剛者所以制臣子狥欲之私今也出守一麾朱幡歲改盜賊薦計白簡霜嚴是奮剛德以懲臣子之貪尤闕如也則王琰晉城受賕論贓抵罪范航齊州枉法黥隸沙門或者眞宗皇帝之剛又當法歟美官寵錫之特優醲恩干求之不憚苟剛矣誰肯以名器假人則夫舍人不予於李詢隊長止迁於李榮是正當以祖宗之法檢柅人心也罔功者夤緣異擢棄城者僥倖逋誅苟剛矣孰肯以賞罰及則夫郭進濫之勤勞賜第金斌之貪墨黜爵

是正當以我宋之家法信必賞罰也剛能如此大權自歸於

上矣

游文警段 攬權之說有三古者朝廷無內外之間而權剛振舉主勢尊隆其說有三一曰天子無私昵二曰大臣無聽官三曰內庭無預政至後世而多反焉不知一罅或開則一弊滋起此中外所以有間也夫宸極端居百工布列名分等級固不容於無別脉絡體統則不容以不貫使正人或疏便嬖是昵肆游宴之私而規正之不聞則主權必潛移而不自覺大臣尸位權戚擅朝握機要之樞而居中以用事則主權將陰奪而不知反刑政煩多事任不一廢職分之常紊官守之經而政由中付則主權亦偏移而不勝其弊嗚呼是豈盛世

之事哉

雨露雷霆之喻○君猶天也其賞雨露也其威雷霆也雨露一滋而萬物恩之雷霆一震而萬物畏之非屑屑然求其恩與威也不期於恩而物自恩不期於威而物自威此天之所以為天而君之所以同乎天也

權之名所由致○嘗思權之名所由致也是群臣庶民其初不能自治而挈是物以寄諸一人而使宗主之者也固不必攬而未嘗去也不待攬而未嘗在人也公卿大夫之有列於朝廷者則又朝夕從事乎是權者也聖人謂是非人主之私柄實天下之公器必與群臣共持之宰相之平章臺諫之論列無非維持扶植乎此也

剛德消長之驗○天德清明物慾簡寡則良弼碩輔此德之凡杖前師後誦此德之龜鑑危言讜論此德之藥石尚惟志不御氣道不勝情則奸唇佞舌足以簧鼓此德繁聲冶色足以聾瞽此德奇技淫巧足以蠹賊此德

續語駢珠

內庭嬖寵請謁公行　倖門之蟻穴未塞

近習扳援蹊徑捷出　近習之魚鑰不嚴

敬而不本於剛健則寅畏之心有時而轉移

仁而不本於剛健則愛養之心有時而間斷

政令出於公朝而不使有由中之漸

耳目寄於言責而不撓於近倖之私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風雷震驚萬物鼓舞蓋垂拱仰成固所以見不居之聖而作威作福亦所以見惟辟之權

當今獻策 收還威柄之美○聖上日親大政總攬萬幾收還威柄於積年渙散之餘聳動羣聽於遵養時晦之後聖斷凜然至今一日執政從臺之升廷時出親除之一札諫垣給舍之奏駁亟須威命於崇朝作新庶政因革惟時不膠柱而調瑟也緒理萬事綱紀是先不倒行而逆施也廷紳所謂進君子而退小人所謂政令之當更所謂體統之當急皆吾君所優為者或者過計以為君子固當用矣而牽制於好惡者似可憂小人固當舍矣而牽制於阿附者不能免出政布令大率左牽而右制立經陳紀類皆跋前而疐後固非陵奪而實

亦散漫罔非縱弛而實未卓立是故當政權自出之世而主勢反似下移當治化圖新之機而朝綱反似不振當公道大明之際而人情反似拘攣以吾君能致之資得致之位而事不如意往往如彼其故何邪豈非惑於人情所在其勢有不得已邪

不當牽制私情○側聞近議誠有可疑謂內庭嬖寵請謁行公近習攀援蹊徑捷出裁決豈盡由於御筆施爲多沮撓於陰邪吁其信然邪其不然邪蓋斜封墨敕叔末之弊政出多門亡亂之階嬖昵之用事乃寡廉鮮恥之所奔趣近習之預政乃壞法亂紀之所權輿以吾君英明之見孰謂察乎此而肯甘於巽懦不武遂使權綱至於此極哉然而人言籍籍蓋亦

於此警省焉爾矣是必處暗室如視朝居處深宮如在經幄明示意向勿事彌縫眞能鏡是非眞能衡可否知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則必如端平初元之收召老成斷從上意而毋為漁軒融浼之皇惑也知小人在位民秉弗保則必如端平初元之斥逐奸邪斷自宸衷而毋令鼠社依憑之附託也政令自我出勿使勢牽於私昵而病政令之不行統紀自我立勿使權移於群小而病統紀之不振誠如是也則運掉伸縮在我不在物轉旋闔闢在心不在事天下固惟吾意之所為矣目前證弊所謂牽制所謂優柔豈復有如近議之云云者哉

生意收結 今日病在於且○雖然歸事權於今日急矣然愚猶病歸之未必急也何則今日之病在於且上下以且為心

而又以且爲議論矣且之說一痼牢不可破兵之權當歸也
而曰且俟師還財之權當歸也而曰且待事定歲以且而玩
日以且而愒凡吾所激厲所振作者不歸於人不歸於巳將
轉而歸於且之說矣然則去且之習當何如有靠實之功夫
則可天子曰卿不可徒爲空言當見之行事大臣曰敢不竭
誠以副陛下責實之意則淳祐一紹興矣嗚呼嘉種旣降實
函斯活敢以是爲今日靠實者勉
用權出於用德雖然非大權固無以行是政非大德尤無
以行是權且人君之一身實四海之表儀而三公九卿百執
事之標準也一念少差觀聽所係一節不謹好惡易偏苟倖
門之蟻穴不塞近習之魚鑰不嚴暗室屋漏狐趨狗媚者之

不屏斥也非特無以儀刑乎天下而善善惡惡之公皆由是而亂其眞矣必也體乾之閑邪酌損之窒慾端居蠖濩而正諸心修諸身者無非明通公溥之實德焉則篤恭而天下平固有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於鈇鉞者矣此正執事陰騭潜率之說也予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惟執事以復乎上

當重宰相之任○然愚也得諸傳聞切謂今日之君權誠重矣而相權之輕未免貽識者之譏今自一事以上悉關於王命而坐于廊廟者未免瑣屑於常程而大事之建明未之聞焉蓋向也有畏相之意而今也有輕相之病如是何以振朝綱而重國體哉恭聞藝祖皇帝注意一相尤爲加篤聞小臣之諧則責以鼎鐺之語觀毀短之奏則折以明敏之辭故其

臣亦得以展布四體而無忌蓋相權重則君權重脉絡固相關也幸執事以復于上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管子七臣七主）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則強失之則弱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奏議）

歷代事實 西漢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前漢敘傳）武帝時衛青曰招賢黜不肖人主之柄也（本傳）誠能弗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梅福傳）元帝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貢禹傳）秦倒持太阿授楚其柄（梅福傳）昔孝成世祿去王室權柄外移（漢哀帝贊）

皇朝典章 太祖建隆二年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戰鬬不息其故何也普曰方鎮太重君弱臣強惟稍奪其權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上悟於是召石守信等飲明日皆稱疾請罷上喜慰撫賜賚之甚厚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高保寅手疏乞罷節鎮領支郡之制李翰言節鎮領支郡多俾親吏掌其關市頗不便於商賈滯天下之貨望不令有所攜以分方面之權尊獎王室亦強幹弱枝之術也上納翰言並長縱端拱元年上謂宰臣曰國之興衰視其威柄可知矣暨朕纂位思與卿等謹守法制務振紀綱以興太平 高宗紹興三十一年詔自古御臣之柄有賞與罰朕將信而必之又御批曰賞罰誠人主之大柄王權臨陣退衂已朕遠竄今二大帥制

置招討之命宜即便除以示懲勸

【范正論建】孝宗朝朱熹封事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交通貨賂盜陛下之財命卿置將竊陛下之柄所謂宰相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權也

【文集贊華】或問龜山曰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為臣下奪其威福此固是也書曰用人惟已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他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

人殺之雖不聽諸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聽國人之公是非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己意爲之亦必終爲人所惑不能固執矣語錄胡文定曰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赦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爲慊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爲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後世之公患也歸父奔齊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鄴侯寄館避元載也惟生殺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久矣

君權二　以喬振自強立說

策頭 權貴獨攬志貴有立權者威令之所自出志者事功之所自成何則威令者人主所恃以崇高也天下所恃以聳動也一日而無威令則懾焉而畏我者縱矣靡然而聽我者驕矣是非威令之罪也宴安之鴆移之玩弛之穽陷之而不威不令者之過也然則收攬威令以作天下之委靡者亦觀其立志之如何耳

策段 自昔人主非必奮然獨運而後爲權歸於上也政令出於公朝而不使有由中之漸耳目寄於言責而不撓於近倖之私則權雖在人未嘗不在己也後之人主非必靡然不自總攬而後爲權散於下也內廷外朝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宦官女謁之情親而聽受有所不察則權雖在己未嘗不在

人也

擅爵人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文帝從衆建之策分趙分齊而威令似復振矣厥後惟其初志之不揺而大漢之業以固朝呼韓斬郅支漢威令似行也元帝梏優游之志左恭右顯而威令復不行矣厥後偷安苟且之是務而大漢之業以衰以是知毅然有志者勢雖未振猶可以作而起懦然自怠者勢雖已振殆難以善其終有天下者何可莅之不堅忍邪若夫不自為政而移於人城狐社鼠得以覘其意狗苟蠅營得以俟其機外邪客氣得以襲其虛威福之柄奔逸四出黜陟之權曲折萬端如是而曰我主神器而申景命是擁虛器也如是而曰我握皇圖而闡坤珍是隆虛名也雖庸人孺子

皆有狎視之心況於日尊日崇者哉

【書】（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洪範）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周禮）光武明謹政體揔攬權綱（本紀）太宗正觀之初上書者皆言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通鑑）元宗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羣臣畏服（吳兢傳）本朝太宗謂宰臣曰國之興衰視其威柄可知矣曁朕纂位思與卿等謹守法制務振紀綱以興太平（長編）何鄉言令之政令不舉蓋失於寬之漸也以陛下聖明之資加有祖宗典刑具在但當揔攬威柄以奮乾剛之斷 孝宗朝王十朋奏人主攬權之術得之於此失之於彼唐自中宗權移房闥明皇親平內難挈大權而掌握之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承平既久怠於聽斷內則移於奸臣外則移於藩鎮

是又失之於彼也肅宗再造王室代宗平亂守成而權稍歸朝殆亦可謂能收之於此矣然君臣稍安瓜分土疆以授叛將自是而權歸藩鎮是又失之於彼也

君徵三　以操持不縱立說

策頭假事權以責諸人前日固知為邊勢慮歸事權以總諸已今日猶當為國勢慮嗟夫國之所與共立者權爾紓近憂者藥中制之病故不容不假諸人熟遠慮者鑒外重之轍故不可不歸諸已中制多至於拘攣外重易流於縱肆二者胥失之無已則假而歸之可乎

策頭粤自兵興以來國而藩籬家而藩籬王韓中國之匈奴牛李朝廷之河北紓近憂者曰權不一於裴度必掣平淮之

師權不專於謝安必停嚴聖之揖兵許撥道俾無子虛財許移用俾無蠹耻於是籍東南之精銳而猶病其虛淵東南之稅賦而不計其涸江漢滄湯湯經營四方寄之一人有餘也此得非為邊勢慮者乎然而宿師豢敵歲月悠悠專征耗財事功寂寂孰遠慮者曰總攬權綱漢規可重居重馭輕唐執當繼兵吾兵也輿尸者不可專畀財吾財也私橐者不可與私是必調遣自我則援無不應之憂斡旋自我則用無移牒之擾由天子明惟斷乃成總之一已有餘也此得非為國勢慮者乎嗚呼任人而不假以權則外憂方大誰與領此假以權而不歸諸已則權逸於人慮國勢者凜凜也

漢宣帝承世道積弊之餘勵精之志一奮雖下至文學法理

之士咸精其能唐憲宗當權綱解弛之餘剛明之念一決雖外而強藩悍將之徒亦皆悔過而效順以是知人主操得致之勢有能致之資一念決裂而天下之大頓在掌握雷勵風飛項刻即異　使為人上者總攬是權舉之如綱在綱操之如楫在舟挈之如裘在領則賢自我登惡自我去惟見用舍之權尊罰自我出賞自我施惟見喜怒之權尊政事自我出禮樂自我作惟見其君臨之權尊於斯時也皇威山聳王道天臨仰之如雷霆敬之如鬼神尚何有一毫之褻哉

事標 武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書洪範）　成王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

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周禮光武明謹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本紀光武慍數世之失權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仲長統傳唐太宗曰正觀之初上書皆言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通鑑元宗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羣臣畏伏吳兢傳元宗謂高力士曰朕欲居高無為以政事委李林甫如何力士曰天下大柄不何假人宦官元載當國久益恣橫代宗陰引剛鯁大臣自助欲收威柄以翦載李泌傳

本朝眞宗景德四年馬知節曰唐眞觀開元冊為治世然措置兵甲植立屏翰皆不得其宜終成尾大之患當今兵柄盡出陛下掌握至於一命之士皆由指授長編宋祁上仁宗疏曰

臣聞賞罰操決天子之權也切見陛下臨視庶政深執謙德不自克斷專委大臣使大臣人人如皋陶家家如后稷尚且不可況有託國威而肆忿寄公爵以植恩者乎中才之人料特如此欲自結於朝者還附於權黨欲自徇於公者反入於私門威柄寖移人心何係　呂誨上英宗且威福者人主馭下之綱維賞善黜惡一出於己則人知畏愛皆思歸附伏望陛下臨朝視事與大臣論道總持綱維威福既行則天下取信斯永安基祚萬世之事也　東坡論道德疏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舍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爲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

將安歸乎令之説者不然也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已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説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為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奸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

剛德 附

以體乾行健立説

策頭人主之德天運而不息則天下之治日新而無窮蓋德者治之本而治者德之驗也人主之培植民生使之附固而不可解者德也新美士習使之作興而不自已者德也愛養邦基修立武事使之不至於困竭而廢弛者德也然是德也有之固難而運之尤難運而不已則治有愈進愈盛之機苟

其運有所間斷則方為而復輟時作而驟已奮揚振起之念未免先後之或異則治勢之升降往來方將迭見而不一而尚何望其進於大成也哉

策段 君一天也君德一天德也天德者何剛健是已天一息而不剛健則元亨利正之德虧而萬物失其所君一日而不剛健則慶賞刑威之權弛而天下失其理蓋剛則不撓健則不息可以制天下之命可以運天下之權役使群動宰制萬物無施而不獲者皆剛健之功用也元帝優游漢業以衰憲宗剛明唐祚以振成敗治忽瞭然在目乾言剛健其以此歟乾陽也聖人之位也居聖人之位而不能秉陽用陽者吾之愧也奮吾之剛作吾之健明通公溥無有滓穢則清明配天

含洪博厚無有障塞則淵泉蟠地剛毅果斷無有恐懼則威靈服人聽朝陽也女寵陰也我則勤聽朝而疎女寵正人陽也佞人陰也我則進正人而斥佞人延訪儒臣陽也嬖近閹寺陰也我則尊儒臣而遠閹寺事事而觀物物而察凡有麗乎陽者振之翼之凡有麗乎陰者屏之絕之則六陽之德斯運而乾之萬國可寧

剛天德也君心淸明之初天德固湛然也一有所汩則愛移之私奪之懦牽之其爲剛斷者始不得而自用矣臣之容悅有罪不斥臣之阿意有過不去愛之足以移其斷也言不足聽喜則詭隨言有可行惡而莫用私之足以奪其斷也欲立一事慮敗而沮欲施一計畏難而輟懦之足以牽其斷也[illegible]

之移移於胷次之蔽私之奪奪於胷次之欲懦之牽牽於胷次之惑三者勝天下不勝其弊矣

書經箕子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注沉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謂天言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洪範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易乾卦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大畜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大有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中庸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傳剛者好斷文中子寡羸曰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左文四年明主膺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後漢成王作周官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周官前漢劉向上封事云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今願陛下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

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通鑑光武明明廟謨赳赳雄斷　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本贊唐太宗臨機果斷本紀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亂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本贊

本朝太祖李承進嘗事後唐莊宗上嘗召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而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性好田獵將士驕縱惟務姑息因而兆亂以至晚年有蕭墻之禍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太祖拊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中原得天下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令朕撫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唯有劍耳又淳化四年太宗語侍臣曰選賢任能堯舜猶病至於舉一事命一官苟非斷自朕心何以克濟古語

云諫之欲多斷之在獨實高宗紹興元年李綱奏事因論自古創業之主如漢高光唐太宗皆有英明之資寬誠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斷而不惑故能戡定禍難身致太平請以所編三君紀要録以進上可之編孝宗淳熙七年梁克家奏近時兩事皆前世所不及太上禪位陛下建儲出於獨斷了無纖芥遲疑上曰此事誠漢唐所無畢攻

慶曆二年歐陽脩上疏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爲人君者以細務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理之要也

四年丁度等上答邇英聖問一卷其序略曰自古求治之主靡不欲興理道安邦國納忠直退奸邪廣聰明致功業然行

此數事在明與威斷爾明則不惑威則善柄斷則能行揔三者守而勿失非聖人孰能為之（通鑑）仁宗朝司馬光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名臣傳）伊川曰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修況天下之大非體剛之剛健何能治乎（論語解）范祖禹曰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斷似剛其不畏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夫勇有匹夫之勇有天下之勇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銷此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此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不可得而挫也不度其可而為之不慮其後而發之此匹夫之

勇也居之以德行之以義此天下之勇也匹夫之勇可得而怯也天下之勇不可得而怯也是故至剛與大勇人君不可以不養也德宗之初欲有爲者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之也易則其餒也必深其發之也輕則其挫也必甚是以終怯畏也[illegible]胡氏曰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道也乾道如何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如天之行一息不繼則天道壞矣知朔訐楊誠齋曰乾爲天爲君故君德體天天德至剛風霆烈日天之剛也剛明果斷君之剛也君惟剛則[illegible]於進德力於行道明於見善決於改過主善必堅去邪[illegible]定天下之大公以破天下之衆私聲色不能惑小人不[illegible]陰柔不能奸矣易傳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三